

吉林西部写民生

□丁利

博客视野

中国作协几经遴选,派我到吉林西部河湖连通区域,以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的查干湖为中心,开始定点深入生活。回望吉林西部百年民众奔波长卷,写民生、书民意、绘民图,这是我作为一名本土作家的荣幸,也深感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。

2018年9月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不久,我来到查干湖采访了受到总书记亲切接见的渔把头张文,创作发表了纪实文学《渔把头张文的幸福生活》。听张文讲总书记对渔民问寒问暖的细节,我感觉总书记不仅关注查干湖的生态和旅游,更牵挂生活在吉林西部河湖两岸渔民、农民的生活现状。松原、白城两市地处河湖连通核心区的农牧民,生活的好不好,快乐不快乐,幸福不幸福?也就是民生民意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强调人民幸福、强调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,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、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。带着这样的创作理念我深入到查干湖、嫩江、松花江、霍林河、洮儿河两岸,脚踏实地地走进渔家,看看近百年,生活在吉林西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生产、生活、生存和生命,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实状态,如今发生了哪些变化?力争创作出一部主角就是普通渔民、普通农民的原生态非虚构作品,让读者看到一幅吉林西部百年立体、流动的众生画。如果我画的不真、不准、不像,那是我的败笔,不但要画出骨骼和脸谱,还要画出血肉和灵魂。

荣获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的演员秦怡说得好:“我愿意为了整体的成功而‘跑龙套’,我相信,最小的角色也能发出它的光芒。”说白了,我在吉林西部深入生活也是为平民百姓“跑龙套”,小的角色发出光来,发出声来,作品才有真情和生命力。

诗人赵云江总结,查干湖出名,有四个节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一个是查

干湖冰雪旅游节,把古老的渔猎文化推向了全国;一个是一部电视剧《圣水湖畔》,通过电视荧屏,把查干湖宣传到千家万户;再一个就是中央电视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把查干湖酱炖鱼、鱼多吃,传遍大江南北;当然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查干湖,更为查干湖打出了“绿水青山、冰天雪地,都是金山银山”的金字招牌,这是查干湖两岸,乃至吉林西部几代人的荣光和幸福。

查干湖,以它独有的渔猎文化魅力,吸引着远近作家的目光。归纳起来,有三类作家用不同方式关注查干湖。一是站在湖里写湖,这部分作家大都是松原本土人,生长在湖边,集中笔墨写湖、写鱼、写历史;二是站在远方写湖,这部分作家大都没来过查干湖,在媒体、网络上被查干湖“冰湖腾鱼”所震撼,引发联想,提笔创作;三是对我这个不远不近的作家来说,这次来查干湖,没有走上两条路,而是走在岸边写民生。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查干湖为落脚点,逐步蔓延开去,东南至吉林市的松花江两岸,东北至白城大安的嫩江两岸,西至白城通榆、洮南的霍林河、洮儿河两岸,这都是我要一步步踏访的吉林西部河湖连通区域,我属于第三类写作者。

我的体会是作家深入生活,要做到身入、情入、投入。身入,作家要亲临现场,与采访对象面对面交流,作品要有在场感;情入,作家全神贯注与采访对象交朋友,那样人家才肯说出几代人的实情;投入,就是抵达别人不能抵达的地方,手臂尽力伸长,够到别人够不到的点上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战线不断增强“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”的重要指示精神,把脚力放在第一位,就是要求我们深入生活,不怕走远路,不怕磨破鞋底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获得更好的创作“金矿”。

千百年来,生活在吉林西部河湖两岸的人,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?有河无河、有雨无雨、有鱼无鱼,给两岸人带来了什么?过去和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这些问题,我不能在湖里找,不能在网络上找,不能在志书上找,不能在汇报材料里找,不能在河湖总露脸的“名家”里找,要去岸边普通渔民、农民的家门口找,他们一代代

人,在湖岸边的生活真相,才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。他们一代代艰苦坚守的河湖泡沼,才是吉林西部的原貌。采访中我听到,每一位普通的渔民、普通的农民,都有生活的奔波和坎坷,苦辣和酸甜,众多的故事,流成一条无形的河,比查干湖还要神圣、辽阔和悲壮。我深入吉林西部后,就走进了这条“河”,百姓眼里的民生河有深有浅,有宽有窄,有黑有白,有暖有冷,有清有混,若不能与他们共同抵达,我的深入就流于形式和表面,就无法完成对河湖两岸历史和现实的真实记录。

近半年的时间,我先后10次来到查干湖等地,没有惊动当地领导,也没有提前向渔场要材料。我第一批采访的人是退休的老渔把头,有放牛娃出身的渔把头蔡少才,有靠技术吃一辈子饭的渔把头王德凯,有哥俩齐头并进的渔把头魏长富、魏长才,还有已故第一代老渔把头徐焕臣和石宝柱的后代,听他们讲过去渔猎岁月家族的辗转生存、生活经历,讲冰天雪地查干湖的传说;第二批采访的是湖岸普通渔民,有抓住机遇招财进宝的渔民王家吉,有爱拼才能赢的渔民夫妻朱娟,有苦尽甘来的捕鱼人潘影夫妇,听他们讲述湖风浪里、岸上的奋斗故事;第三批我走访了湖岸的农牧民,东川屯自小失去父亲的农民丁福,他的命运让人流泪,一户灾民的大转移,一对连襟的较量,一家三代人的生存梦,一个老豆腐匠的转行等等,听他们讲几辈人在湖周围艰苦生活、创业的经历;第四批采访对象是,我走进查干湖等渔场,与离退休或部分在岗的干部职工座谈,他们的故事让我动容:扛旗人——付海宽、铁铸人——尹士国、亲水人——赵云江、守湖人——刘殿阳、爱人——黄金星、追梦人——王耀臣、拜先人——徐福财等等,通过他们的生活经历,今昔对比,看百年湖河的变化;最后还采访走出吉林西部的文化名人、民俗专家、作家诗人,看看他们眼里的河湖、民生、乡愁是什么样的。

这样,我就勾勒出一个立体的,多棱角的吉林西部民生画卷,让普通百姓用自己亲身经历讲述河湖的生态今昔、生命命运。半年时间,我先后走访了100余户家庭,现场整理采访笔记8万余字,先后在《文艺报》《吉林日报》等报刊发表10余篇文章,引发国内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,都说这是一幅鲜活生动的吉林西部民生图。主角不是作者本人,我走进去,还要适时撤出来,站出来说话的,不是作者,而是一个个普通渔民、农民;行文语言尽力做到与自然、人物身份相融相通,朴实无华,有泥土味、水草味、鱼腥味。这部报告文学的整体背景,必须有鲜明的北方特色、渔猎文化和民俗风情,能读出东北味道和东北人的性情,才是我写吉林西部民生选题的最大心愿。

吉林西部,水是生命线,也是民生线。正如党的十九大代表、白城市委书记庞庆波说的那样,有水“小江南”,无水“碱巴拉”,做好水这篇文章对生态和民生至为关键。

天高地阔的吉林西部,为我铺开的稿纸,无垠而厚重,苍茫而辽远。一部长卷,3年工程,我的书写才刚刚开始,但我会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下去!

洮北区诗词楹联家协会 2020(庚子·鼠年)贺岁春联

- | | |
|---|---|
| 鼠来鸿运来,万象更新,春吹杨柳吟咏好时代;
牛纵盛福纵,千军奏凯,雨润地天构思佳画图。
——夏永奇 | 玉鼠迎春景更新。
九天降瑞雪飘瑞;
一岭殷殷梅报春。 |
| 圆满仓盈无鼠害;
人安家旺有钱花。 | 河清海晏山河秀;
国富民强岁月新。 |
| 财运亨通四季;
吉星高照千家。 | 千门竞秀,更有红联增喜色;
万象更新,但凭美酒醉春光。
——吴思伟 |
| 斜倚银窗听瑞雪;
欲加青眼觅新梅。 | 红梅傲雪迎春至;
绿柳舒枝待燕来。 |
| 爆竹一声辞旧岁;
桃符万户贺新春。 | 财生宝地年年旺;
福入家门事事兴。
——李秀芝 |
| 春催绿野千山秀;
花绽白城千户芳。 | 大戏连连,金猪谢幕;
高歌阵阵,玉鼠登台。 |
| 鹤柳好春舒秀叶;
鼠年吉语报佳音。 | 海晏河清,鸟语花香辞旧岁;
民康物阜,莺歌燕舞庆新春。
——冯会生 |
| 纳鸿福福身康泰;
迎好春春意盎然。 | 频敲社鼓梅花喜;
遍送春风瑞雪欢。 |
| 五鼠行天开淑景;
金星献瑞启丰年。 | 携手迎春,人逢盛世;
同舟共济,鼠兆丰年。 |
| 新中国建元开盛世;
解放军保土卫中华。 | 春入千家春永驻,风调雨顺;
福临万户福常居,国泰民安。 |
| 鹤舞蓝天,烟柳画桥林荫路;
莺歌瀚海,通衢广厦海绵城。
——刘志和 | 丹心圣手描春色,山清水秀;
翰墨妙手织锦图,鸟语花香。
——刘春丽 |
| 卫生城市阳春美;
秀丽乡村气象新。 | 吉星永照平安室;
好运常临富贵门。 |
| 百姓安居佳节庆;
双城创建万家兴。 | 春风院落春光满;
瑞雪村庄瑞气盈。 |
| 三江大地 风光无限;
瀚海新城 春意盎然。
——安玉洲 | 礼花灿灿呈奇彩;
福气多多满万家。 |
| 旗卷长风昭好岁;
天飘瑞雪庆华春。
——张柏廷 | 千村春美家家乐;
万户联红处处歌。 |
| 雨燕啼春夸绩;
薰风戏鼠赠珍馐。 | 瑞雪盈春春意暖;
红旗猎猎国家昌。 |
| 燕舞门庭春色好;
鼠喧子夜礼花腾。 | 爱犬汪汪春曙色;
礼花炎炎节祥光。 |
| 玉鼠叩窗传捷报;
雄鸡迎日报新春。
——荣秀芳 | 瑞雪丰年千户笑;
春风得意万民欢。 |
| 迎春玉鼠歌新岁;
辞岁金猪矜旧年。 | 小康人浴日;
大庆喜逢天。
——张国荣 |
| 瀚海吉天飘瑞雪;
旗亭福地醉元春。 | 一路祥和千处美;
九州欢庆万家歌。 |
| 映日红梅迎玉鼠;
庚年瑞雪送金猪。 | 金猪发令鸿福至;
瑞鼠招祥拜运生。 |
| 情关百姓,扶贫济困家家乐;
德润千秋,守信持诚代代传。
——靳万义 | 梅前重影惊芳草;
雪后柔情燃炬春。
——王孝德 (三) |



童趣 李梦馨摄

童年

□商欣

童年是什么?
童年是一叶扁舟,它载满了五彩斑斓的梦想,在岁月的长河中远航;童年是一本相册,它定格了每个精彩的瞬间,留下至真至善至美的回忆;童年是一部影集,它记录了曾经难忘的片段,汇成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童年能做什么?
童年可以无忧无虑的要泥巴;可以肆无忌惮的流鼻涕;可以天真无邪的过家家;可以争先恐后的抢零食;可以废寝忘食的玩游戏。

我的童年呢?
到现在都模糊不清了,依稀记得那时的我是个“不落屋”的野孩子,饭碗一丢就跑没影了,挖蚯蚓、捉蚂蚁、捕蜻蜓,玩得不亦乐乎。有时还没到饭点就回去了,家里有什么吃的就吃什么,当然煮来喂猪的红薯是我的最爱,我敢说那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了。有时要到了饭点才回去,俗话说:“自己家的饭菜不香,要别人家的才可口。”端一碗白饭就开始走东家串西家到处蹭菜吃,一顿饭就可以吃好几个菜,我觉得那对我太聪明了。有时玩着玩着就不回家了,哪里“对头”就在哪里吃,每当回家晚的时候,妈妈总是会问我吃饭没有,我都会自豪地告诉她:“我呀,哪里还吃不到一顿饭呢。”

还记得那时候我很羡慕别人,看见别人背着书包去上学,自己也好想背着书包去上学;看见别人弹弹珠,自己也想弹弹珠;看见别人打电动,自己也

情感氧吧

□陈宝林

谚语“腊七、腊八冻掉下巴”,是说这两天在北方寒冬时节是最冷的。腊八这一天是父亲的生日,我永生难忘。父亲是1930年农历腊月初八生的。回想父亲这一生,生于最寒冷的一天不算,青少年时代受尽了贫穷与战乱、欺凌与压迫之苦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又经历了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,由于那时家中有一帮孩子一起过,父亲肩上担子很重很重,但是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却使生性刚强的父亲愈加坚强,从不向命运低头。

父亲是朴实憨厚的蒙古族,没念过书,很少听他讲自己的事。听邻居们讲,父亲年轻时是有名的猎手,那时我爷爷领着父亲来到现在的包拉温都乡迷子荒村居住,全村只有7户人家。一望无际的草原,枝繁叶茂的山杏林,昼夜流淌的文牛格尺河和肥沃的天然牧场,丰富的植物资源养育了众多的动物种群,有狍子、野兔、狐狸、黄羊、狼等多种动物在此出没,又是一个天然的动物乐园。据说父亲枪打得特别准,正飞着的野鸡、奔跑的野兔和狍子等动物一打一个准儿。听别人说,父亲打猎从不打叭窝的,至今不知什么缘故。那时打猎一年四季都进行,有时父亲独自一人,有时好几个人,主要猎物有野鸡、兔子、黄羊、狍子。狩猎是蒙古族一种很重要的生产方式,是游牧民族一种古老的传统习俗,是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项重要补充,通过狩猎不仅获得猎物,解决吃的,改善生活,更重要的是用猎物和猎物皮换取生活必需品。

父亲是打猎能手,又是家中长子,年轻时父亲就是靠打猎为生撑起这个家的。听人讲,父亲和母亲结婚后,不知什么原因,母亲接连生下3个孩子都夭折了,主要原因是没医没药。而那时人们思想观念陈旧,恰在这时,有一天,父亲打猎遇到一位外地来的算命先生,算命先生给父亲算了一卦,说孩子夭折是父亲杀生太重造成的。从那以后,父亲放下了手中心爱的猎枪,重新选择了生存的出路,后来又成为当地有名的木匠,而且还是铁匠、皮匠、石匠呢,依然支撑着这个家。事有凑巧,父亲不再打猎后母

腊八怀念父亲

亲果然生下姐姐和我一帮姐弟,尽管也遭遇病魔,但还好大都幸存下来。在我记忆中,父亲从没信过鬼神,我家也从来没有供奉过什么。时至今日,我也没琢磨透当时父亲放下枪那一刻的感受。

记得小时候,一到冬天,我非常喜欢捕鸟。一下雪,父亲从自家养的尾巴巴上拽下一捆,然后教我们做尾巴鸟套,尾巴鸟套分单个套和盘套,单个套很简单,只用两三根高粱秆一根马尾。盘套就复杂点,先把高粱秆扎成三角形或长方形、正方形,然后在围框的高粱秆上把一个个做好的鸟套密密麻麻扎固。做完尾巴鸟套后,我跟着父亲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谷穗就到野外下套去了。下套再简单不过了,把雪地清除一块,把扎套的高粱秆用沙土掩埋起来,在套内撒上少许谷粒即可。父亲告诉我下完套以后要勤溜套,否则,鸟套如果套住鸟脖子时间稍长会把鸟勒死。按照父亲的教法,我不知疲惫地奔跑在白雪皑皑的荒野上,手脚冻得通红也全然不知。最有意思的是单个套套住鸟腿,小鸟带套飞起了,我们跟头把式地追,有时要跑出几百米,甚至几千米。父亲看到雪地里奔跑的我,看到我逮回来的小鸟只是会意的一笑。整个冬天风狂雪下来,我都能抓到很多小鸟。那时没有鸟笼子,父亲干脆把家中墙北小窗钉上铁丝给我做了个土洋结合的大鸟笼子。每天填食饮水,让我精心饲养。那时的我最害怕春天到来,尽管春天万物复苏,阳光明媚,可是我心里却留下一个阴影,因为到了这个季节,父亲要把我可爱的小鸟一个不留都要放飞。望着飞去的小鸟背影,眼泪在我眼眶里直转,最终还是落下来了,父亲只是笑了笑。那时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何让我放飞小鸟,现在想来应该与他放下手中猎枪一样的原因吧。

父亲已离开了我们,但每每想起这些往事,我心中升起对父亲永恒的敬仰。又是一年的腊八,我在女儿生活的广东湛江,这里不像北方,没有雪花飘落,而是下起丝丝小雨,也许老天知道我在想念父亲。于是,我斟满一杯酒,默默地向着家乡的方向说:“父亲,生日快乐!我们永远想念您!”

小说连载

九个人讲的同一个故事

□刘殿芳

天拂晓了,按照计划外出剿匪搜枪的部分区中队队员该返回区政府了。张区长按习惯早就起了床,准备迎接同志们归来,听一下昨夜行动的情况,安排新一天的工作。张海跟在张区长的身后,不断地向外张望,他盼着同志们早点回来。

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从北边隐隐传来。不好,有情况!这是大部队马行走才能发出的声音,身经百战的张区长一惊,顺手操起了身边的长枪,高喊了一声:“区中队紧急集合!”

区中队集合了,队员们子弹上膛,等待着张区长的命令,张海也站在了队伍中。

张区长一跃登上了区政府大院的二道墙向北观望,只见东边一大群土匪散开了队形,骑着马快速地向区政府扑来。就在这时,从围攻上来的土匪西侧传来了密集的枪声,是外出执行任务的同志回来了,土匪的队伍里一阵慌乱,纷纷跳下马,趴在地上还击。

后面更多的土匪涌了上来,他们猫着腰,快速地向区中队两侧包抄,区中队已处于被夹击之势。张区长一把拉过张海说,快去给县大队打电话,请求他们火速增援,围歼土匪。同时命令院内的区中队队员迅速杀出区政府大院,接应外面的区中队队员返回区政府,准备以高墙为依托抗击敌人。

张海飞一样跑到了区政府办公室,他拼命地摇动着电话机的手柄,高声呼喊着,对方却始终没有应答。电话线早已被土匪切断了。张海急得满头大汗,哭着向张区长报告了情况。

看来敌人这次偷袭是早有预谋的。此时,张区长身边只有4名有战斗力的同志。他冷静地分析判断了一下情况,告诉身边的4名同志马上带上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,分别占领院墙的4个角,准备接应打回院内的区中队队员。

留守的区中队队员杀出了区政府的东大门,一路向北猛攻,两支队伍会合后,回头向区政府院内撤退。

站在一栋民房后院指挥的王宾看出了区中队退守的意图,他一方面命令土匪马上占领附近民房的制高点,一方面组织火力,切断了区中队的退路。兵合一处的区中队几次拼死攻击,都被强大的火力压下去了。包抄的土匪越来越多,区中队已处于危急之中。

你们赶快杀出包围圈撤走!土匪现在是拿区政府大院当诱饵,千万不要上土匪的当!不要担心我,有我在,土匪就别想攻进来!张区长识破了土匪的险恶图谋,他反复地高喊着,向区中队队员发出了撤走的命令。

区中队队员边打边撤,并火速派出了骑兵分队,绕开了土匪的堵截,疾驰奔向开道求援。

外面的枪声停止了。王宾此时正召集各路匪首,研究如何进行新一轮的攻击以及尽快攻下区政府。

(待续)